

# 新社会:瞿秋白的和谐社会思想研究

梁化奎

(徐州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心,江苏徐州 221008)

**摘要:**瞿秋白在批判旧社会、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构建一个民主平等、能够涵养爱心和诚信、人人都能参与社会利益分配的“新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新俄考察期间,认识到真善美的理想社会,在于能够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回国后,提出构建未来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理念,主张改进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构建这一和谐新社会的途径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些认识和探索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理论遗产。

**关键词:**瞿秋白;新社会;和谐;认知理念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7)06-0078-04

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自觉意识。自上世纪我们党成立之初起,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就不仅把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毕生追求的社会理想,而且执著地探索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途径。他们由此而形成的关于建设和谐社会思想中的许多见解,是前人留给后来者的宝贵理论遗产。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者之一。

## 一、瞿秋白建设“新社会”思想的萌芽与初步展示

瞿秋白建设“新社会”思想的萌芽,源于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瞿秋白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变化时期。当时,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动荡不宁、民不聊生的社会生活,引起了瞿秋白对旧民主革命的不满,对百姓生活的关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均贫富”思想的影响下,他提出:“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必须从‘均’字入手”<sup>[1]70</sup>。

瞿秋白亲身感受到对在一个充满死寂而又失序的社会里,人的价值、尊严的沦丧,人与人关系的虚伪和脆弱。社会上,人们过着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

家族中,因经济利益的冲突,亲情关系极不牢固,戴着礼教的假面具面面相觑。这使他“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却“弹不出和谐的调”,人与人的关系成了他心中“一绝大的问题”<sup>[2]14、15</sup>。为了摆脱这种噩梦的纠缠,一时找不到出路的瞿秋白,不期然将自己的思想和性情转移到了自然山水间,并从中体验到了一种和乐之美。在他看来,自然向来不吝嗷它的美,人只要能摄取这种美。<sup>[2]16</sup>由此观照到现世,不由得引起他时常为云影、落花而黯然神伤。

1917年9月,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京城里“恶浊的社会现象”,触发了他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并促使他从“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sup>[2]25</sup>中很快解脱出来。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他在为当时一些进步期刊撰写的许多文章中,伴随着对构建“新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对缺乏诚信和关爱的封建旧社会的批判,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注,向人们展示了对构建一个平等自由、能够涵养爱心和诚信的“新社会”的认知理念。

在为什么要构建一个“新社会”的问题上,瞿秋白指出:人,无论怎样贫苦,怎样富贵,要求精神上的愉快、安慰却是一样的;旧社会造成了人太多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使人觉得没有一处是适意、合理的,因而想要另造一个新社会<sup>[3]49、34、35</sup>。他特别赞同伯伯尔(今

收稿日期:2007-10-09

作者简介:梁化奎(1965-),男,江苏铜山人,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心副教授。

译倍倍尔)提出的一些关于构建“新社会”的思想。譬如,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不是人人都能过上托尔斯泰所设想的适于天性而快乐的生活;要普及这样的生活于人人,就必须另造一个新社会<sup>[3] 177</sup>。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的问题上,瞿秋白与郑振铎等人在《新社会》旬刊发刊词中提出:“我们是向着德谟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sup>[4]</sup>

关于“新社会”的基本内涵,瞿秋白认为,“将来的新社会”首先要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sup>[3] 125</sup>。而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的选择上,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瞿秋白越来越倾向于“向着社会主义发展”<sup>[3] 156</sup>。新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涵养爱心和诚信的社会。瞿秋白认为,能否涵养“爱”是判断社会制度好坏及个人行为善恶的一个固定标准,人们的意识应当竭力往“爱”的方面发展<sup>[3] 369,37</sup>。瞿秋白还指出:“生命和生活的权利是应当平等的,精神的生命和生活的权利当然也是应当平等的”<sup>[3] 341</sup>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无知识技能的人”与所谓的“下等人”,瞿秋白给予了特别的同情和关注,不仅描述了他们物质生活的艰辛,而且指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

关于要有创新精神和世界眼光。瞿秋白强调,这就是,要“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同时要有“世界的眼光”、“坚毅的志向”。他认为,“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sup>[3] 152,9</sup>。另外,对于伯伯尔提出的“以科学技术的方法增进人类幸福”的观点,瞿秋白也十分赞同。<sup>[3] 179</sup>

## 二、瞿秋白建设“新社会”思想的拓展与飞跃

1920年10月,瞿秋白抱着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发展新道路的志向,赴十月革命后的“新俄”作采访报道。从1921年初至1922年底,瞿秋白对俄国人的新社会建设事业作了实地考察。他发现:共产党作为新社会建设事业“政治上的主干”,“办事热心努力”,“精神非常之好”<sup>[3] 204,227,248</sup>;在新俄国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所谓殖民地、宗主权已成为过去;这里有免费的幼稚园,政府还在设法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中国不过是“老妈子”的女佣,在这里却可以和医学博士携手同歌;等等。总之,

新俄呈现出的“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sup>[3] 1422</sup>给瞿秋白以深刻启示,使其对“新社会”的认知和设计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一)探讨了构建“新社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进路问题。瞿秋白指出:“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的(历史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受传统家族式生产制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历史的迟缓律因此更增其效力”<sup>[2] 113</sup>。进入近世,国人从睡梦中醒来,逐渐的的确知道“要”了;可是由于不懂得现代科学的方法,仅有热烈的主观的愿望,面对漫天飞舞的新思潮难免眼花缭乱;一些在西方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东西,国人却还觉得很新鲜<sup>[2] 247,29</sup>。由此看构建中国“新社会”的进路,“经济生活,生产方法不变,一方面既不能有文化的要求,以进于概括而论的文明;另一方面更不能有阶级的觉悟,担负再造文物的重任”;再者,处在东西文化既相交流又有冲突之际,“新社会”的构建既不能固执自我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又不能以牺牲民族的个性为代价去附庸所谓的“新派”,惟有在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排除困境,主动进取<sup>[2] 157,212</sup>。

(二)揭示了由谁来领导“新社会”的建设及其前进方向的问题。瞿秋白对比、分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中西社会中的各自表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革命,并没能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五四运动后国人的普遍觉醒,无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壮大,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都深刻表明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sup>[3] 167,173</sup>。在西方,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时期创造的“人间美”,已经暴露出它的市侩气,已渐渐“恶化,怠化,纵恣化”,“创造的内力已自趋于磨灭”<sup>[2] 117</sup>。因此,惟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方能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独有无产阶级的组织力经济力政治力之增长,乃是新社会的基础”<sup>[3] 1426</sup>。

(三)指明了构建“新社会”的理论指导及实践参照系。瞿秋白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学说指明了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新道路,俄国人正是按照这个学说来建设自己的新社会的,按其性质和意义来说,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建设的总方向是国际主义的;中国人民尽管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俄国人的社会建设事业,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人民也将能掌握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sup>[3] 176,177</sup>。瞿秋白目睹了俄国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他指出:“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里要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呵!”同时又说:“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一个目录了”;“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

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sup>〔3〕228、229、230</sup>

经过在上述几个主要视角下的考察研究,瞿秋白深刻认识到:抽象的“真”、“善”、“美”的理想社会,决不会像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理想的天国,不在于智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心灵的安慰,物质与精神的调和<sup>〔2〕352</sup>。现实中的“新社会”理应是一个“交融合作”、“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在此社会之中,家庭里有“亲切高尚优美的生活,娱乐”,社会上则有一“爱”以系连之<sup>〔2〕213、224、222</sup>。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俄考察期间,俄国独特的地理风貌和人文环境,丰富了瞿秋白对人与自然间关系的认识。他崇尚“自然当与人生相融合”的观念,还曾引用印度哲人泰戈尔的话说,“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协调,为将来的文化”。瞿秋白认为:“人远离包涵万象的自然,舍弃永久的基础,只在人造的铁网间行走,——这或是跳舞矫作姿态时,或是乘橇下峻坡耳;他不得不步步勉力自求保持身量之均势”;人与自然之间,“不能永久如此”,也不应“如此勉强<sup>〔2〕225、222</sup>”。

### 三、瞿秋白建设“新社会”思想的全面展开

1923年1月,瞿秋白带着对建设美好新社会的殷切向往,带着在新俄考察研究的“所得”回到国内,不久便进入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工作。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社会理想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他充分发挥在理论宣传方面的特长,努力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理想与最低行动纲领结合起来,对中国的新社会建设事业,作出了合于时代精神和历史要求的大胆设计,在一个新的平台和高度上向人们揭示了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文明的认知理念。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瞿秋白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无为”而治是人们向往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为最幸福的,亦不能于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他的方法”;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其社会思想里最重要学说的所谓抽象的平等观念也已是很旧的了<sup>〔3〕280、349</sup>。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因现存的私有生产制度,自由的发财制度,不断的造成贫富分化的阶级<sup>〔3〕3426</sup>,建立在这一制度之上的科学文明,不仅“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因此新文明的影响而更不平等”;在此情形下,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要“导此文明更进一步”,也就是要“夺取此文明以为利器而创造新文明<sup>〔5〕275、271、272</sup>,即创造“社会主义的文明<sup>〔5〕284</sup>”。

(二)社会主义文明是求得各方面和谐发展的崭新文明。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追求的社会理想,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均产主义”,而是在“尽量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令人人都能享受脱离私产束缚之自由及涵养知识文化之权利”,进而渐进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sup>〔3〕3427-428</sup>”。这一理想的实现意味着:“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sup>〔5〕225</sup>到那时,“人类共同生活的习惯极自然极活泼,丝毫不用约束,而互助互爱变成风俗<sup>〔5〕3582-583</sup>;人类在一种“圆满的社会关系”下,“已经可以不单为适应环境或改良物质生活而工作;工作的结果已经无足轻重,而工作的过程反成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的必需品了<sup>〔5〕279</sup>”。瞿秋白深刻指出:现代技术文明固然“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一新形式”,但是,“此种发展决不能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基礎”,惟有“求得各方面谐和的发展”,那时才能得到人类的真正解放<sup>〔5〕277、282</sup>。由此,瞿秋白勾画出一幅建设未来和谐的社会主义文明的蓝图。他说:“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充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集合的谐和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sup>〔5〕282、284</sup>

(三)社会与自然应当协调发展。瞿秋白指出:单是认为社会是由“流变”不辍的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是不够的”;“假使人类社会对自然界是个体,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环境,——那么,社会便应当适应自然界。如果社会不能适应环境,社会便要毁灭<sup>〔5〕3467、468</sup>”。还认为,人类在不断“破毁旧制”、“创造新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固然破毁旧制度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别方面亦就是改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sup>〔5〕3149</sup>”。那么,社会应当如何去适应自然界呢?他指出:社会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劳动的联系”,社会要适应自然界,必然就要变革社会内部的劳动关系<sup>〔5〕3468、469</sup>。

(四)关于创建新社会的具体途径。瞿秋白首先强调了中国在内无民主、外无主权的背景下,必先解决进行社会革命这个先决条件。他指出:“经济制度没有根本动摇的时候,社会意识里决没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sup>〔5〕350</sup>因此,要创建社会主义文明

的新社会,“则非以革命的方法不能行,实际上不得不诉之于强力”<sup>[3] 3432</sup>,他还说:“中国的新的文化生活——几万万群众的文化生活,固然要在残酷的政治经济斗争之中,才能开辟自己的道路。”<sup>[2] 3494</sup>这样,待到“社会革命渐次完成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技术发展的途径便大不同了”,“精神文明自然也能改善,以至于‘大同’。人生的体育、智育都可以充分的得科学之助,而尤其是社会的组织,可以时时按科学的原理而变易”<sup>[5] 3283</sup>。

其次,指出大革命时期戴季陶提出的通过诱发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和知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以“使世界人类进于大同”的观点,不过是“空想”<sup>[6] 321,331</sup>。瞿秋白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所采取的和平宣传、模范示范的方法也是不切实际的,“欧文的讲坛以外的实际生活教给工人别一个结论——工人应当用别一种方法达到自己的福利,建设人类将来最光明的新世界。”<sup>[2] 3296,297</sup>

第三,强调发挥文学艺术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瞿秋白指出:“文学是民族精神及其社会生活之映影;文学家的心灵,……若是真能陶铸锻炼此生活里的‘美’而真实的诚意的无所偏袒的尽量描画出来,——他必能代表‘时代精神’,客观的就已经尽他警省促进社会的责任。”<sup>[2] 3255</sup>在瞿秋白看来,文学具有“引导着人类的文化进程,和人生目的”<sup>[7] 3234</sup>的重要作用。为此,他呼唤文学家自觉担负起引导社会进步、创造人类新生活的责任。

第四,既要创造,就要有研究。瞿秋白指出:“宇

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现象都有因果可寻;——观察、分析、综合,因而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及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便是科学。自然科学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自然界物质的相互关系或动作;社会科学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动作。”<sup>[5] 3544</sup>总之,“社会现象既在科学的因果律范围之内,我们便可以研究到将来社会。”<sup>[5] 3282</sup>

综观瞿秋白关于构建“新社会”的思想,可以发现,和谐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话题;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文明,则是其终生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

(责任编辑 晓石)

#### 参考文献:

- [1] 洋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A].忆秋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3]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 新社会旬刊第1号[0].1919-11-1.
- [5]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6]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7]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New Society: Qu Qiubai's Idea on Harmonious Society

Liang Huaku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the old social system and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Qu Qiubai desired to pursue a new society with democracy and equality, with loving care and good faith, and the right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from social interests. During his visit to Soviet Russia, he realized that an ideal society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and should coordinate their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h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a future socialist civilization with harmonious developments, holding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should be improved and made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n the approaches of building such a harmonious new society. Such cognition and exploration are a great theoretical legacy he left behind him.

**Key words:** Qu Qiubai; news society; harmony; cognition